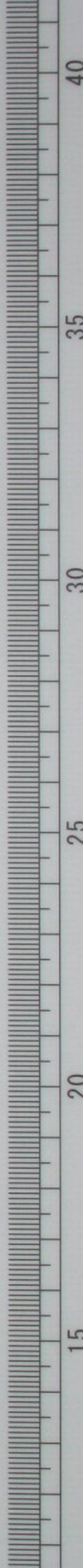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5
2



F0005-121

詩經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召南

說見前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音逆本韻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之子于歸

歸百兩成之

小序謂夫人之德旨意且無論其謂夫人

言系通論 卷二
者本于關雎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
爲諸侯之風故于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
人以是爲分別此解二南之最不通者也
孔氏曰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
之又曰夫人太姒也均此太姒何以在周
南則爲后妃在召南則爲夫人若以爲初
昏文王爲世子太姒爲夫人則關雎非初
昏乎集傳于召南諸篇皆謂南國諸侯被
文王之化凜遵序說寸尺不移其何能闢
序而尙欲去之哉

此篇孔子謂太姒歸文王毛傳謂諸侯之
子嫁于諸侯僞傳謂公子歸于諸侯意指
文王女也其說不一愚意大抵爲文王公
族之女往嫁于諸大夫之家詩人見而美
之與桃夭篇略同然均之不可考矣
章一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
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鳩鳩乃可以配
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嗟乎一鳩耳有何
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哉此附會之一也
毛傳云鳩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

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
歐陽氏曰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
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
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鶯殞雛而死
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于
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按其謂鳩性拙
既無据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喻女
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乎女子從
男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其性拙不
能作家而居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

謂之有室家則作家正宜屬女耳又謂在
屋瓦間幾曾見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于
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卽巢矣何
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鶯殞雛而死
又謂鵲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
此附會之三也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
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
之病也若然是既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
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興恐無此事其說名
爲擺脫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僅舉其

說之傳世者數端其說雜說不能殫述按此詩之意其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况人之異類也其言巢與居者以鳩之居鵲巢况女之居男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掃卻矣據上說無論其附會即使果然亦味如嚼蠟愚所說極似平淺其味反覺深長請思之百兩百爲成數極言其多以爲天子嫁女可以爲諸侯嫁女可以爲大夫嫁女可毛傳曰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此滯說出何典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韻本

賦也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

侯之宮韻本被之僮僮夙夜在公韻本被之祁

祁薄言還歸韻本

小序謂夫人不失職按射義云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明襲僞說非附會而何大序謂夫人奉祭祀涉泛集傳載或曰后夫人親蠶之禮此出陸農師說謂芣白蒿今覆蠶尙用蒿此說近是七月篇采芣祁

祁文承采桑之下亦可證也
 此篇序言夫人何玄子謂指太妯以文王
 在紂時為三公也阿序殊謬豈可泥周南
 為天子后妃召南為諸侯夫人之說乎
 三章被字從衣儀禮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
 錫衣禮衣此云被者必當時以被禮衣即
 呼禮衣為被也毛傳以被為首飾未有所
 据鄭氏註儀禮誤以被錫為句衣侈袂為
 句而以被錫為髮髻髻鬢附會周禮追師
 之次甚為謬妄此又以髮髻附會于詩之

被字据其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
 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則髮髻二字
 本相連安得以詩之被為髮且惟用一髮
 字乎左傳以為呂姜髻是書傳惟見髻字
 亦未見髮字也况以被為髮乎或据周禮
為次次非祭服故解此章為親
周禮鄭註次亦非后妃親為親
人禮鄭註尤不足据併及之
据鄭註尤不足据併及之
 僮僮未詳祁
 祁眾多貌與祁祁如雲義同

采芣三章章四句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本韻○賦○陟

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本韻○陟彼南山言

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夷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按為大夫妻

豈尙慮其有非禮相犯而不自防者乎此

不通之論也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何足見

其賢與文王之化耶毛傳以嫁時在途言

之夫方嫁在途之女而即以未見既見君

子為憂喜可乎歐陽氏以為召南之大夫

出而行役其妻所咏庶幾近之餘說仍附

自防意又按小雅出車篇有此嘒嘒草蟲

六句為室家念南仲行役意亦合三百篇

中多有重辭未知孰先孰後不必執泥以

求也何玄子直以為思南仲作鑿甚文既

互見又相異同必不是偽傳謂南國大夫

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切合召公尤武

斷說者又以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展與趙

武賦草蟲實之此皆當時人斷章取義不

可從也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邪辭也歐陽氏本之又謂喻非所合而合前輩說詩至此真堪一唾朱鬱儀曰草蟲阜螽深秋候也采蕨采薇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是以用憂庶幾為近歐陽氏但謂感時物之變動集傳從之未若此之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韻本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本韻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韻本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韻本

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按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序襲之其云大夫妻非也古者五十始為大夫其妻安得稱季女耶大序謂承先祖共祭祀尤汎且大夫主祭妻助祭何言尸乎毛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氏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宮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皆昏義文毛
鄭引之以解此篇為合然又有別毛鄭惟
知以禮解詩而不知詩在前禮在後蓋禮
之本詩為說也吾用禮之本詩為說者以
解詩非以禮解詩也其合者有四芼之以
蘋藻即本首章之采蘋采蘩為說一也禮
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按土昏禮尊于室
中北牖下此婿家醕婦之禮其婦饋舅姑
亦席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

牖下可知此本末章之牖下為說鄭氏曰
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孔
氏以昏禮筵于戶西而設几筵于戶外非
也祭安有不于室中而設几筵一也不云
宗廟云宗室宗室宗子之室也三也云季
女四也集傳依小序謂大夫妻能奉祭祀
固非矣又謂牖下為室西南隅尤錯既曰
室西南隅豈牖下乎牖豈在室西南隅乎
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
謂之展展在戶西牖東也

二湘韓詩作鶉鶉烹也似宜從韓不然湘

之訓烹恐未允○三章季女猶言少女不必
泥解季女斯飢亦是也孔氏謂將嫁故以
少言之夫嫁豈有不少者何必以少言乎
目前此則更少矣將何以別之乎集傳主
大夫妻言謂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夫
能敬安論老少且少不敬而壯老始敬亦
非所以為賢矣

何玄子曰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
宗廟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
修此禮詩人美之知為美邑姜者以有齊
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
天齊淵名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
語謂天龍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任伯陵

伯之後達公之所馮伯陵太姜之祖逢公
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居之
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女邑姜後仍封于齊
當文王為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又左
襄二承十八年穆叔曰敬民之類藻實諸宗
何季蘭尸之敬也阿行潦之類藻實諸宗
室以姜之證不說舊說相傳且似鑿鑿有據
即邑姜之證不說舊說相傳且似鑿鑿有據
尤按地之證不說舊說相傳且似鑿鑿有據
矣以動人之說實未嘗謂不可也周語及左
傳晏子之說實未嘗謂不可也周語及左
齊惟羅泌有齊伯陵之國語本按周語諸書
之說而加以有齊伯陵之國語本按周語諸書
賜姓曰姜氏曰有齊伯陵之國語本按周語諸書
叔正解此詩其意主于言敬則齊也左傳穆
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特舉所見而言

則又安可據為齊地也傳云季蘭者杜註
日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孔氏
也宣五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
其用字法也又安得據為邑姜之名乎古
婦人無他名以姓稱之邑姜即其名也何
氏說詩穿鑿無理甚多而此其意巧而足
于動人以例其餘焉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本韻○賦○也下同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本韻○蔽芾甘

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本韻

隼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德此

泥序必謂二南為文王詩也故曰遵序者
莫若集傳夫曰召伯則武王時矣召伯已
去人追思之且武王以後之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韻○句○古○露字為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奇○想○奇○詭○誰謂女無家此
非韻集傳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賦也○比○而○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
謂女無家隔句叶墉家字不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韻本

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語當是女既許嫁而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致爭訟蓋亦適有此事而傳其詩以見此女子之賢不必執泥謂被文王之化也苟必執泥所以王雪山有豈有化獨及女而不及男之疑也集傳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貞女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不獨只說得女而遺思且若是則此女不將前日亦淫亂因被服召伯文王之化而

始以禮自守耶說詩最忌固滯此類是也章此比也三句取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之意集傳以為賦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獨行名為貞守跡類淫奔不可通矣或謂蚤夜往訴亦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韻本

賦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韻本

下賦也○退食自公韻本○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韻本

詩經通論

卷二 召南

小序謂鵲巢之功致甚迂難解大序謂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其謂德如羔羊謬不待
辨即所謂節儉正直詩中于何見耶大夫
羔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
贊美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又何以獨知
其正直乎蘇氏駁德如羔羊之非而以爲
羔裘婦人所爲寘功仍附合鵲巢之功致
意集傳不用序他說而仍曰節儉正直可
見後人之不能擺脫詩序如此若夫或以
其爲服羊裘孔氏明辨是羔裘非羊裘及以二章三章

言革言繼爲節儉或以爲羊性柔順逆牽
不進象士難進易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
之又從爲之辭是已此篇美大夫之詩詩
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飾步履
之間以歎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
可于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
一章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此說本無据孔
氏曰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
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于朝廷非居
于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註云在家

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爲大夫燕居之服蓋誤解毛傳然豈不見孔疏耶又謂美其衣服有常夫服飾本有定制衣服有常何足見其美此贅辭也又謂退朝而食于家亦非大夫自朝退後各有治事之館退食于此非私家也若請假休沐始歸家耳

羔裘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韻本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叶首哉韻本○殷其雷在

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韻本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

莫敢違處韻本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小序謂勸以義難解大序因謂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有勸以義之意嚴氏曰謂冀其蚤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此徇序之曲說也振振按螽斯麟趾之振振皆振起振興意毛傳皆以仁厚訓之而于此又

訓以信厚振振之為仁厚信厚吾未敢信也集傳從之其為解曰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夫冀其歸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詩人語意斷不如其為支辭飾說夫復何疑蓋振為振起振興意亦為眾盛意集傳于彛斯訓盛貌若訓眾盛則婦人無思眾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傳皆訓信厚然而非矣于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為臣之從君焉偽傳曰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偽說曰武王克商

諸侯受命于周廟偽傳以振振君子指文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偽說以振振為眾多貌指眾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何何玄子謂其終非踴躍受命氣象是也愚謂何斯違斯二句似婦人思夫之辭然振振是振起振興及眾盛意于思夫又不倫依偽傳說解振振君子二句似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又不相協故此詩之義當闕疑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韻本兮而

比也○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變

下同兮○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韻本

韻本之

小序謂男女及時毛傳解首章為當盛不

嫁至于始衰二章為急辭三章為不待備

禮鄭氏說不辨 歐陽氏以為終篇無一人得及

時者是也集傳且以為女子自作或囚其

太不雅以為擇婿之辭嗟乎天下乎地男

求乎女此天地之大義乃以為女求男此

求字必不可通而且憂煩急迫至于如此

廉恥道喪尙謂之二南之風文王之化可

乎按求我庶士句凡四字求字既不可通

而尤不可通者庶字也庶眾也若謂女求

夫或謂父擇婿但云士可矣或美之為吉

士如野有死麕篇亦可矣奈何云眾士乎

即主擇婿之說者曲為解曰求眾士而擇

之然而詩無此言也至若以此詩為比體

夫女子不比華而比實亦不倫比華者灼

棣之華華如若以此詩為賦體則梅實之

落為春夏時古嫁女于秋冬詳鮑有春夏苦葉篇非婚嫁時于秋冬非過則不及尤不可以為及時也

愚意此篇乃卿大夫為君求庶士之詩書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曰厥誥庶庶庶邦庶士立政曰庶常吉士是庶士為周家眾職之通稱則庶士者乃國家之所宜亟求者也以梅實為興比其有鹽梅和羹及實稱其位之意與又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或古有是說而月令言之則梅實正當孟夏直賦其事亦未可知也吉者左傳所謂枚卜卜吉之吉也今者既已卜吉乃可求矣謂者猶帝謂文王之謂即疇咨命官之意以見庶士既得告語相親之辭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隔句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本韻。興也下同○嘒彼小星惟參與

昂毛傳云昂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昂之為言留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即昂

則此當音留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韻本

此篇章俊卿以為小臣行役之作是也今推廣其意言之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若宮闈承巷之地不類一也肅速同疾行貌若為婦人步履之貌不類二也宵征云者奔馳道路之辭若為來往宮闈之辭不類三也嬪御分期夕宿此鄭氏之邪說若禮云妾御莫敢當夕此固有之然要不離宮寢之地必謂見星往還則來于何處去于何所

不知幾許道里露行見星如是之疾速征行不可通一也據鄭氏邪說謂八十一御女九人一夜按夜陰象也宜靜女陰類也尤宜靜乃于黑夜羣行豈成景象不可通二也前人之以為妾媵作者以抱衾與裯一句也予正以此句而疑其非何則進御于君君豈無衾裯豈必待其衾裯乎眾妾各抱衾裯安置何所不可通三也蓋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襜褕之謂雖行李自有役夫攜持言之者猶北山詩云或息偃在

詩經通論 卷二 召南 六
牀以見已之不得寢息意耳寔命不同較
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眾妾作則是
乃其常分安見后妃之惠及下乎小序且
委命之辭幾隣于怨又安見下之感激而
爲美后妃之詩乎

小星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本韻
也興而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
其後也處韻本○江有沔之子歸不我過不我
過其嘯也歌韻本

此篇序謂嫡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
悔是也集傳謂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夫既曰待年自宜不與偕行媵亦
何怨迨其及年而迎之嫡亦何悔乎迂曲
難通

三其嘯也歌嘯歌二字本一類今欲押歌
字因易去後字遂以嘯字當之仍用也字
調分嘯歌爲兩似乎難解而但覺其神情
飛動爲滿心滿意之辭故是妙筆集傳以
嘯貼悔以歌貼處意味索然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情○甚○有女懷春○隔○句○吉士誘

本之○賦○也○林有樸橄○情○此○句○下○少○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有女如玉○韻○本○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

使龙也○韻○本○

此篇若以為刺淫之詩歐陽氏說則何為男稱

吉士女稱如玉若以為貞女不為強暴所

污集傳則何為女稱懷春男稱吉士且末章

之辭尤無以見其貞意也若直以為淫詩

季明德說亦謬若以為凶荒禮殺以死麕死鹿

之肉為禮而來毛鄭說及以為野人求昏而

不能具禮女氏拒之偽傳總于女懷春吉士

誘入末章之辭皆說不去難以通解

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為昏媾

之詩昏禮贄用鴈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

帛儷皮束帛也今死麕死鹿乃其山中射

獵所有故曰野有以當儷皮白茅潔白之

物以當束帛所謂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

流耶林有樸橄亦中林景象也總而論之

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

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輓感犬吠亦情慾之感所不諱也歟

三章感撼同

一章詩人咏男二章詩人咏女三章詩人述女之辭

此篇章法句法皆覺兀突意含不露故難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古音孚不音花後倣此曷不肅雝

隔句王姬之車

古音居不音此本韻與而此也下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韻本

韻本○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韻本

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即春秋時平

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

愚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居多亦可見人

心之同然也其主平王之說固合于春秋

其主文王之說不通者有三說者曰平王

猶書言寧王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益不通

不辨按周書辭多詰曲故其稱名亦時別

詩則凡稱人名皆顯然明白不可以書例

詩一也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爲甥舅恐不宜昏姻二也武王元女降陳胡公若依媵禮則其娣宜媵陳不當又嫁齊三也若是則爲東周之詩何以在二南乎章俊卿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亦爲有見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韻本于嗟乎短音騶虞末句無韻

下同賦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韻本于嗟乎

騶虞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五紅反一字兩音謬甚

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謬並同歐陽氏曰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愚以爲不必推論及此卽以獸比君上可乎集傳曰是卽眞所謂騶虞矣實泥獸比君上爲言一何可笑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虞官其說至正蓋本之賈誼禮篇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又爾雅

釋獸無騶虞尤是確證而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亦足證之但騶之爲圓此爲一說嚴氏據說文以騶爲廐引月令七騶咸駕及左傳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則別以騶爲騶御之官此又一說未知孰是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說者直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又不
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謂文王囚羗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以騶虞爲馬名東方朔呼異獸爲騶牙山海經有騶

吾皆不必援引以證徒滋紛紛之論也

騶

古字通僞傳以爲姓鄒尤謬

此爲詩人美騶虞之官克稱其職也若爲美文王仁心之至一發五豨何以見其仁心之至耶總之以二南皆爲文王之詩其始終窒礙難通如此且旣不用騶虞爲獸之說卽上爲美文王下呼騶虞之官而歎美之義亦兩截不若謂美騶虞之官爲一串矣

豨釋獸牝豕集傳謂牝豕必誤一發五豨

毛傳謂翼五豮以待公之發此亦同賈誼
文謂驅五豮以待君之一發不盡物命也
集傳謂中必疊雙是為四矢其三矢中三
一矢疊雙為五無論一發非乘矢之謂
為若然則尤巧射侈取物命益何以見其
仁矣
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
豮豮為田豕害稼之獸若是則殺之雖多
亦可矣此別一說存之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雙流鄭璋校

詩經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敖以遊本韻也此○我心匪鑿不

可以茹後錯綜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本韻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本韻也○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詩經通論

卷三

邶

言經通論 卷三
思之寤辟有標本韻。○日居月諸胡迭而賦也。
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仍用匪字

本韻。此而賦也。

小序謂仁而不遇近是大序以衛頃公實之未可信既知爲衛頃公亦當知仁人爲何人矣奚爲知君而不知臣乎大抵此詩是賢者受譖于小人之作故孟子因不理于口引此以孔子當之劉向列女傳謂衛宣姜作鄒肇敏曰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目淫爲貞乎或因是疑有兩宣姜若然何

不聞有兩宣公乎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尾垂涎輯閨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龐而無擇泛而未檢何得取以釋詩馬貴與曰劉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愚按此說是然卽以其淺近者言篇中無一語涉夫婦事亦無一語像婦人語若夫飲酒敖遊威儀棣棣尤皆男子語且

如是孟子引婦人詩以言孔子亦大不倫
觀其以太王詩言文王其相倫近可證也
集傳既從列女傳之說以爲婦人作又以
爲莊姜作及其註孟子仍謂衛之仁人作
其周章無定亦可想見矣

一章柏舟自喻也舟不必柏言柏舟者取其
堅也○二我心匪鑿二句歐陽氏之解是
其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解云石雖堅尙
可轉席雖平尙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
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鑿可

以茹我心匪鑿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
鄭反其義以爲鑿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
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茹納也蓋鑿之于物納景在內凡
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
其心匪鑿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
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衛之羣
小而不遇也集傳曰言我心匪鑿而不能
度物依鄭氏說故錄歐陽之
說則其非自○三章選字未詳解者謂簡擇
終費解何玄子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

詩經通論 卷三 三
管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
當為算此說存之○五章日月二句鄭氏謂
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盈虧今君失道
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其日如月甚迂折集
傳本之而以言婦人歐陽氏謂傷衛日股
月削亦牽強按十月之交詩曰彼月而微
彼日而微言日月之食甚明今詩言與彼
章同謂日月胡為更迭而微以喻衛之君
臣皆昏而不明之意如匪澣衣有二說蘇
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

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
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
如此此說為是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隔句矣曷維其
已賦也下同○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
憂矣曷維其亡韻本○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
思古人俾無說韻本兮○緜兮綌兮淒其以風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韻通

小序謂莊姜傷已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詳味自此至後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集傳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夫柏舟篇非婦人語而以爲婦人又以爲莊姜此篇爲莊姜固無可疑而反作疑辭何也

章說詩定不可泥如此篇只以上章爲主其意在綠衣喻妾也綠間色不可爲衣黃正色不可爲裏喻妾爲正而嫡爲側之意

此章綠衣黃裳不必與上章分淺深仍主綠衣上其黃裳取協韻而正嫡不分之意自在其中按易曰黃裳元吉則黃本可爲裳卽儀禮士冠禮亦曰玄裳黃裳若必依玉藻衣正色裳間色之言例之以爲上下倒置較黃裏爲甚未免義礙且如其言必黃衣綠裳而後可然則黃衣綠裳出何經傳耶○三章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潔之時汝之所治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

詩經通言 卷三
此章不言黃而專言綠予謂只重綠衣亦
可見矣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
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為微
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女字泛指治絲之
人或謂指君子或謂指妾或謂莊姜自指
皆味如嚼蠟矣集傳曰綠方為絲而女又
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不惟執
泥牽纏絕無文理且亦安知此妾為少艾
又安知莊姜之亦非少艾也可笑也
先從綠衣言黃裏又從綠衣言絲又從絲

言絺綌似乎無頭無緒卻又若斷若連最
足令人尋繹

公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隔句遠送于

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本韻○興○燕燕于

飛頡之頡變之子于歸遠于將本韻之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本韻○興○燕燕于飛下上其

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本韻○興○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本韻○

詩經通論 卷三
序謂莊姜送歸妾孔氏曰隱三年左傳曰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
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
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
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
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
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
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

孔疏此事甚詳故錄之
章一姪炳識名解曰釋鳥曰燕燕鳥又漢書
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按鳥本名燕燕不
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
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近古之書凡三見
而適合此經及爾雅漢書是也若夫單言
燕者乃鳥也釋鳥曰燕白脰鳥可据孔鮒
亦謂之燕鳥故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
言之說者皆非也差池其羽專以尾言燕
尾雙歧如剪故曰差池不必溺兩燕之說

遠送于野黃實夫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詩
人所謂送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此說
亦通若僞說執泥其辭因謂莊姜爲州吁
所逐亦歸故同出衛野則杜撰可恨○二章
姪炳曰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頎
按說文頡直項也頎舊說同亢釋鳥曰鳥
隴也何玄子曰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
上向也然則此亦當以孤燕言有引吭高
飛之意如戴媯涕泣而長往也毛氏据下
章下上以釋此未確○三章姪炳曰毛傳曰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按上下當
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云高下
其手之意毛傳實泥上下字必從飛論音
亦非也或以雙燕飛而上下其音然則雄
雉章亦曰上下其音雄雉一也豈亦雙乎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本韻○興而○日居月
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韻○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

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韻本○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韻本

此篇與下篇皆莊公在時之詩大序謂遭州吁之難前人已駁茲不贅

章一舊解日月為喻君與夫人集傳謂呼日月而訴之甚迂○章二德音無良音字不必

泥猶云其德不良耳集傳作兩平解非俾也可忘接有定言謂胡能有定乎則使我可忘其憂矣集傳曰言何獨使我為可忘

者耶語義晦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承、笑、字、謔浪笑敖中心是悼韻本

也。比而賦○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承、來、字、韻

悠悠我思韻本○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

寐願言則嚏韻本○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

不寐願言則懷韻本

說見上

章一願我則笑即起下謔浪笑敖意謂其笑也不由于正乃謔浪笑敖也集傳曰然亦

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用
然字起又用但字轉絕失語氣且貞女豈
望夫顧而笑者哉惠然肯來亦起下莫往
莫來意謂其來也亦無有定乃莫往莫來
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韻本
○賦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
下同○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
韻本○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韻本執子
韻本于林之下韻本

之手與子偕老韻本○于嗟闊兮不我活韻本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音申兮韻本

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
之事實之左傳曰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
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
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人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是也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當時以
伐鄭爲主經何以不言鄭而言陳宋一也

又衛本要宋伐鄭而陳蔡亦以睦衛而助
之何爲以陳宋並言主客無分二也且何
以但言陳而遺蔡三也未有同陳宋伐鄭
而謂之平陳與宋者平者因其亂而平之
卽伐也若是乃伐陳宋矣四也隱四年夏
衛伐鄭左傳云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可謂
至速矣經何以云不我以歸及爲此居處
喪馬之辭與死生莫保之嘆乎絕不相類
五也閔二年衛懿公爲狄所滅宋立戴公
以廬于曹潛其後僖十二年左傳曰諸侯

城衛楚北之郛定之方中詩文公始徙楚
北升虛望楚毛鄭謂升漕墟望楚北楚北
與漕不遠皆在河南夫左傳曰廬者野處
也其非城明矣州吁之時不獨漕未城卽
楚北亦未城安得有城漕之語乎六也鄭
氏屈經以就已說種種不合如此而千餘
年以來人亦必知其不合直是無可奈何
只得且依他說耳無怪乎季明德求其說
而不得又以左傳爲誤也
按此乃衛穆公背清北之盟救陳爲宋所

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詩也舊謂詩下迄陳靈以陳風之株林為据考陳靈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時事旄北黎為狄滅亦衛穆公時春秋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北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又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又曰君子曰清北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杜註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

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討貳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于是晉以衛之救陳討衛衛遂殺孔達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爭構師出無名輕犯大國致釁兵端相尋不已故軍士怨之以作此詩因陳宋之爭而平之故曰平陳與宋陳宋在衛之南故曰我獨南行其時衛有孫桓子良夫良夫之子文子林父良夫為大夫忠于國林父嗣為卿穆公亡後為定公所惡出奔所云孫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

事他經傳無見穆公為文公孫或因楚止
 既城此時始城漕耳則城漕自是城楚止
 後事亦約略當在穆公時合土國之事觀
 之而穆公之好兵役眾蓋可見矣
 章一擊鼓擊磬鼓以役眾也喚土國句踊躍
 用兵喚南行句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本韻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本韻興○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
而此也○本韻四韻變上興而此也集
 我無令人傳以上章為比此章為興非○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本韻
下興也○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本韻

小序謂美孝子此孝子自作豈他人作乎
 大序謂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
 之以為若是豈得為小過因以為子闕奉
 養而母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親之過
 小若子闕奉養而母憤怒乃子之過非親
 之過矣過小云者較小弁親之過大而言
 古婦人改適亦為常事故曰過小

四 睨說文出目也一日好視也睨亦目視貌大車睨彼牽牛是也集傳以睨睨為聲非且與下好音複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本韻
也興○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
我心本韻○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本韻○賦○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

按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于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強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本韻深則厲淺則揭本韻
也○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本韻濟盈不濡軌雉
鳴求其牡本韻○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本韻○招招舟子人涉
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公與夫人並為

淫亂其說可從濟盈二句明是刺辭且刺婦人也鄭氏謂夷姜亦是或連夷姜宣姜並言非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鴻離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集傳但以爲刺淫亂之詩欲與序異不知卽序旨耳三章集傳曰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此本鄭氏謬說也鄭執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謂冰泮正是仲春可以爲

昏而以迨冰未泮爲請期集傳加納采按詩明云如歸妻迨冰未泮而解者則謂如歸妻迨冰泮如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世有此解經者否改經以就已說不可恨乎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時故云迨冰未泮猶是正月中以前不逾冬期若冰泮則涉二月不可昏矣荀子大略篇云霜降迎女冰泮殺內正解此詩語也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而三章四章其義雖別仍帶涉水爲說如蛛絲馬跡

尤妙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邶詩有終風凱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韻本

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韻本

賦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迺薄

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本韻○賦而此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

新昏不我屑以韻本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本韻○賦而此也○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

之凡民有喪匍匐救韻本之賦也○不我能備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韻本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本韻○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韻本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本韻○賦而此也

章谷風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柔

詩大風有隊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

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

之意所謂暘暘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

詩經通論 卷三
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
穀固已不安又習習爲和調小雅谷風二
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
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可通矣愚
按首二句正喚下怒字嚴說是采葑二句
左傳僖三十三年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曰舜之罪
也廼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言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引此二句揆此下體爲根葑菲之根
本可食以葑菲喻已下體喻新昏者謂采
葑菲者只可取節不可盡利猶之男子惟
當取妻不可更奢于色也故言我昔者本
望爾之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此章言
其去也遲遲二字妙猶孔子去父母國之
意誰謂二句荼亦喻新昏者謂其夫不當
以苦物而爲甘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所以

狀其甘如薺也如此則上下義貫通矣夫
婦和協有兄弟之象關雎琴瑟友之是也
○三章涇濁渭清涇喻新昏者渭喻已謂涇
誣以渭為濁渭何嘗濁哉其泄固已混混
然清見底矣奈何因新昏而不以我為潔
乎應取喻渭清意不我屑以倒字句也既
去而思在室之梁與笱係我平日所取魚
者欲人毋逝毋發既又思之我躬且不闕
矣違暇憂恤我已去之後哉閱說文取數
于門中不闕謂不在門中也舊以毋逝二

句為比非○四章深淺喻有亡方舟泳游喻
勉求舊以深淺有亡一例平說非○五章育
字生字皆言生子古婦人有子則不出○
六章洗潰舊謂怒意是應首章怒字不念昔
者二句承上直下謂豈不念昔者我始來
止息之時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韻本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本韻○賦○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
為乎泥中韻本

小序謂黎侯寄于衛其臣勸以歸集傳增
失國二字既失國矣將安歸乎

微君微字或謂與上微字同訓謂衛微之
若訓非則主憂臣辱分所當然非臣子所
宜言亦似有理然据下句胡為語氣則上
句微字又應訓非更詳之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北之葛兮何誕之節本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韻也興也○何其處也必有與韻也何其久
也必有以韻也○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

兮伯兮靡所與同本韻○瑣兮尾兮流離
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本韻○比

章一姪炳曰毛傳訓誕為闕無義與覃通
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
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
之丘猶遠相及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
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說存之○章二與與我
伐狄也能左右之曰以章三○晉士蔣曰狐
裘蒙茸一國三公此斷章取義不必執彼

解此黎在衛西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于衛如此解自直捷或謂黎寓衛東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甚迂不可用○四章瑣尾細微意流離毛傳謂鳥若以流離為漂散意則之子二字似鮮著落而釋鳥但有鷓鴣無流離未詳衰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曹氏漢策曰今大夫衰然為舉首師古註曰衰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旄北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本韻

也賦○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本韻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賦也公言錫爵本韻也○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韻本無窮也

小序謂刺不用賢似可從蓋以當時賢者為伶官故贊美其人歎其為卑賤之職而終思西周盛王如此之賢自必見用也集傳謂此詩賢者自言皆不似一章簡字以為簡易不恭二章謂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三章謂亦玩世不恭之意若然如此之

詩經通言 卷三
人矜誇不恭亦何足爲賢而乃謂之賢者乎以詩中碩人爲自稱尤說不去
章一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千羽按千爲武舞羽爲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千舞則單指武舞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足證萬舞爲武舞矣日之方中孔氏引月

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亦通○三章碩人當依舊解指賢者或謂指公非下公言錫爵別稱公矣○三章鄭氏曰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則此是言文舞上章言公庭萬舞而以有力如虎二句承之正狀其武與○四章山榛隰苓亦當依舊解謂物生各得其所所以諷賢者處非其位不必鑿解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鄭氏以上美人爲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聖人彥士之

稱後世以婦人色美亦稱美人集傳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徇後世之說反謂以婦人指君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

豨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本韻○興○出宿于泂飲

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本韻○賦○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本韻

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本韻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本韻思須與漕我心悠
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此衛女媵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之詩于何知之于詩中諸姑伯姊而知之也諸侯娶妻嫡長有以姪娣從者此稱姑則為姪也稱姊則為娣也其時宮中有為之姑者有為之姊者故欲歸寧不得與之謀而問之也

何立子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為許

詩經通論 卷三 三
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他國之作其言似
鑿鑿可信故錄而辨之載馳篇曰歸唁衛
侯曰言至于漕曰許人尤之曰控于大邦
凡數處皆明點事實加以左傳曰許穆夫
人賦載馳皆確證也此篇則無一語可證
据何氏所取證者首章之變彼諸姬次章
之諸姑伯姊也其曰諸姬周同姓之國也
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已然于變
字引說文訓慕按說文訓順又訓慕未可
据然卽云慕彼諸姬亦牽強况變字正義

實爲美好貌卽以詩言之本風靜女其變
曹風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小雅思變季女
逝兮皆屬女言可證也又曰此諸姑伯姊
指齊桓公宮中之諸姬言穆姬望救于齊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白
長少二衛姬外尙有鄭姬密姬皆衛同姓
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
也伯姊則穆姬之長姊齊子卽長衛姬是
也此說于諸姑伯姊皆屬模糊臆測未能
了然且齊桓宮中之人在許宮中相隔遼

遠之甚何云聊與之謀云問我云遂及乎
 必不可通大抵載馳篇為許穆夫人作無
 疑左傳亦惟言此不及他篇也此篇與竹
 竿既無實證不如且還他空說必求其事
 以實之在作者非不自快豈能必後人之
 信從乎說詩者宜知此
 凡夫人嫁必有媵即如何氏以衛侯失國
 之事言之安知此詩非許穆夫人之媵所
 賦乎許穆夫人賦載馳其媵賦泉水奚不
 可者嫡長有人姪娣中豈無人乎然終以

詩無實證不敢附會又以來後人之指摘
 耳

章一諸姬即下章之諸姑伯姊也衛女姬姓

故曰諸姬○章二上章諸姬即此諸姑伯姊

集傳于上章曰諸姬謂姪娣也于此章曰

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絕不可曉○章三

不瑕有害謂我之歸不為瑕過而有害也

鄭氏以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即何皆難信

○章四寫瀉通輸洩之意

出自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韻本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下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韻本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

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韻本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章一何玄子曰窶說文無禮居也徐鍇云階

阼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于屋室

○三敦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如

韻本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賦也下韻○北風

其嗜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韻本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

好我攜手同車韻本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三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

章莫赤二句在作者自有意後人無徑路

可尋遂難窺測多方求解終不得一當不

如但賞其詞之妙可耳集傳云同行同歸

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按用車字

本取協韻安得据以遂分貴賤此說詩之固且云同歸安知非車乎或云北方賤者亦乘車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善、舉、本韻。賦。○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本韻彤管有

也下同。煒說擇女汝美韻本○自牧歸荑洵美且異韻本匪

女上之為美美人之貽韻本

小序謂刺時是此刺淫之詩也毛鄭必反之牽強為說不知何意

二章彤管即內則右佩箴管之管其色赤故

曰彤管毛鄭以為筆管未然女指彤管謂

悅澤此彤管之美也○三章荑即手如柔荑

之荑細茅也女指荑又云非此荑之為美

乃美其人之所貽耳兩章自為翻駁之辭

集傳以上女字為如字下女字音汝大非

子姪炳詩識名解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

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荑其藉彤管者與此

說甚佳或謂荑為男贈女于下二句難通

或謂女又以荑贈男亦不似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通韻

興而○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

比也籛不殄本韻○興○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本韻○比

籛條戚施借以醜詆宣公國語謂籛條不

能俯戚施不能仰是也解者當知其為借

意不可實泥宣公身上求解鄭氏執爾雅

口柔面柔之文說宣公固非歐陽氏謂國

人不能俯仰新臺尤鑿季明德謂宣公始

尊大如籛條後見齊女俯而求之如戚施
更鄙褻不堪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本韻

賦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

瑕有害本韻

小序謂思伋壽此有可疑按左傳桓十六

年曰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

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

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

言經通論 卷三
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
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
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夫殺二子于莘
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
子亦未嘗並行也又衛未渡河莘爲衛地
渡河則齊地矣皆不相合毛傳則謂待于
隘而殺之亦與乘舟不合其解則以乘舟
爲比謂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

不礙也甚牽強不可從集傳則直載其事
而于乘舟以爲賦漫不加考尤疏

劉向新序曰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
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
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
而作詩其後又載殺伋壽之事與左傳同
何玄子引之以爲此詩之證按向之前說
明是因與左傳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
詩附會顯然謂傳母作此詩尤牽強迂折
豈可爲据故此詩當用闕疑大抵小序說

詩非真有所傳授不過影響猜度故往往有合有不合如邶鄘及衛皆摭衛事以合于詩綠衣新臺以言莊姜衛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壽此不合者也正當分別求之豈可漫無權衡一例依從者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雙流劉咸忻校

詩經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邶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它韻本母也天且不諒人韻本只興而比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韻本母也天且不諒人只

小序曰共姜自誓大序曰衛世子共伯蚤

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此皆謬也孔氏曰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伯是其兄則長矣呂氏見此疏因而曰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

嘗有篡弑之事也愚按史記摭述他事及義理之間或有謬誤若本紀世家天子諸侯世次傳授皆据世本無誤詩小序乃不知作于何人安可信詩序而疑史記耶宋儒無識妄爲武斷類如此後人無不以東萊之言爲真而確又信東萊而疑史記且曰叡聖武公必無篡弑之事千載而下無故代爲武公洗過亦可笑矣當時叡聖之稱猶今人言聰明之謂古聖字不甚重別有論聖字說見書多方篇武公不過僅能聰明好學耳

能保其不篡弑乎自古聰明能文章之士
其不淑者亦多矣寧獨武公哉故東萊讀
疏語而謂史記為誤愚讀疏語而知詩序
為妄序謂共姜自誓共伯已四十五六歲
共姜為之妻豈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
于共伯已為諸侯乃為武公攻于墓上共
伯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則大序謂共伯為
世子及蚤死之言尤悖矣故此詩不可以
事實之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
而誓死不願之作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
道也言之醜韻本也也比而賦也下同○牆有茨不可襄
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韻本也
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韻本也

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可從
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其塗暨茨之茨茨
所以覆牆也言牆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
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為鑿論也毛

鄭以爾雅釋茨為蒺藜謂牆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葺構同說文云交積材也漢梁共王傳聽聞中葺之言師古註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謂室中結構深密之處故曰中葺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本韻也下同賦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髭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賦也○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

弋韻本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韻本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韻本矣

小序謂刺奔是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按左傳成二年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大序本之為

說傳所言桑中固是此詩然傳因巫臣之事而引此詩豈可反据巫臣之事以說此詩大是可笑其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亦本樂記語案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亦即指此詩濮上用史記衛靈公至濮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故以為亡國之旨其實此詩在宣惠之世國未嘗亡也故曰其政散云云樂記之文組合二

者為一處本屬亂拈不可為据今大序又用樂記尤不可据朱仲晦但知執序用樂記之說便謂桑間即此詩並不詳其源委若何故及之
集傳謂此詩其人自言必欲實其為淫詩而非刺淫夫既有三人必歷三地豈此一人者于一時而歷三地要三人乎大不可通

桑中即桑之中古衛地多桑故云然上宮孟子館于上宮趙岐註樓也謂期于桑中

要于桑中之樓上也毛傳謂桑中上宮所
期之地集傳謂沫鄉之中小地名並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韻本

也○興而比○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韻本

小序謂刺衛宣姜毛鄭以我以爲兄謂我
君以爲兄君謂惠公兄謂頑以我以爲君
爲小君小君謂宣姜皆迂上章我字謂我
君下章我字國人自我亦未允且均曰人

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
人卽一人我皆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
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陸農師以上章
爲娣刺宣姜下章爲妾刺宣姜尤鑿夫娣
卽妾何所分焉切合兄字君字雅甚
毛鄭以上章之我爲我君下章之我國人
自我雖非然猶愈集傳以上章爲代惠公
之言下章爲國人自言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韻本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詩經通論卷四 賦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本韻○賦

升彼虛矣以望楚本韻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十云其吉終焉允臧本韻○靈雨既

零命彼倌人通韻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本韻

小序謂美衛文公是偽傳以為魯僖公城

楚北以備戎史克頌之按僖二年經書春

王正月城楚北季明德以為魯地近是若

此詩則自衛事也偽傳襲季氏之說以解

此詩不可從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詩經通論卷四 賦

章一定星名爾雅營室謂之定椅桐梓漆頂
樹之榛栗句爰伐琴瑟結椅桐梓漆句順
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其久居于此所
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為琴瑟之用猶唐人
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正其
意非真欲伐之也孟子云故國喬木可見
喬木亦為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
曰預備也蘇氏曰種樹者求用于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皆謂真欲伐之
其固執而陋如此○章虛何玄子曰按管

言經通論 卷四
子大匡篇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
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
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則虛爲衛地信
矣觀桑姪炳曰舊謂桑木按此章通是相
地形勢似不應夾入桑木疑桑亦地名鄘
風桑中舊謂沫鄉中小地今意當在楚北
之傍與漕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之且詩
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北何
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三二章
靈雨舊謂善雨是或謂靈星名不可從星

言猶今人言星速星夜舊謂雨止見星則
言字無着落匪直也人嚴氏曰直猶特也
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言文公務農以蕃
育其人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
故能致國富强至于駮馬與牝馬共有三
千匹舉物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此
說是或疑文公薄德不足以當秉心塞淵
之語不知此語本不甚重仲氏任只其心
塞淵婦人亦足當之文公何不可當乎塞
實也淵深也其義止此自解者誤援剛而

塞及齊聖廣淵等語為解是以執泥不通
左傳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與此詩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本韻○此而賦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而賦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
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本韻也
此詩未敢強解小序謂刺奔雖近似謂文

公尤無据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泉水竹竿
二篇皆有之豈亦刺奔耶此語乃婦人作
則此篇亦作于婦人未可知必以為刺奔
于此二句未免費解偽傳說謂衛靈公事
詩迄陳靈不迄衛靈也何玄子謂刺宣公
奪太子伋婦徒以詩中無信二字然此豈
可据况已有新臺不當更有此詩也季明
德謂女子在母家與人私及既嫁而猶與
所私者通詩人刺之尤為可恨總之說詩
各逞新意如此亂拈亦復何難然而顯悖

經旨害道惑世何如且安于緘默爲得也
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崇
終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
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此說是孟子若
大旱之望雲霓亦此義今人多見晚虹而
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卧而未
見故誤認虹惟止雨集傳云方雨而虹見
則其雨終朝而止矣既迂折難通且詩言
雨釋之者言雨止明與經違于孟子若大
旱之望雲霓亦曰霓虹也虹見則雨止然

則何爲大旱而望虹見乎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韻本

也。此而賦。○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

不死何俟韻本○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韻本

嚴氏曰舊說鼠尙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
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詩言鼠則
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
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此說是

與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韻本素絲紕之良馬四之主

彼姝者子何以畀韻本賦也○子子干旄在

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予韻本之○子子干旄在浚之城韻本素絲祝之

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韻本

序謂美好善意近是故向來從之謂大夫

乘此車馬以見賢者然邶風靜女其姝稱

女以姝鄭風東方之日亦曰彼姝者子以

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姑闕疑

郊都城由遠而近也四五六由少而多也

詩人章法自是如此不可泥以首章四馬

為主五六則從四陪說不然五馬起于漢

六馬起于秦當時已有秦漢制耶嚴氏亦

以為疑故別為解曰乘善馬而來凡有四

輩五輩六輩也絕非語氣

以上三詩大序皆以為文公時無据集傳

曰此上三詩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

列于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此

說亦誤文公時詩列于定中之後可也列

于載馳之前何耶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本韻賦○既其辭不我嘉不

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本韻○既其辭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本韻○陟彼阿

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眾穉且狂本韻○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

邦誰因誰極本韻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

思不如我所之本韻

左傳謂許穆夫人賦載馳

嚴氏說此詩最善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

越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

餘見

章一凡詩人之言婉者直之直者婉之全不

可執泥集傳以其直言馳驅至衛遂謂許

穆夫人真至衛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

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

義來告故心以為憂如此說詩真可發笑

按大夫跋涉有二說鄭氏謂衛大夫來告

難于許蘇氏謂許大夫之弔衛者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二說皆可通乃集傳獨以爲許大夫奔走來追夫人而還此何意見耶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二章嚴氏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己之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四章嚴氏曰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五章嚴氏曰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將控告于大國而求

其能救衛者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曉于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閼塞不通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

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孔氏曰左傳叔孫

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

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其說甚明蘇氏錄章句之後又載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此本引或說非以為然集傳乃謂今從蘇氏是未見孔疏而并不詳蘇語耳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韻本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韻本兮興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

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韻本瑟兮僩兮赫

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

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韻本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韻本兮

小序謂美武公之德未有据姑依之

學者于此每疑武公弑兄篡位不足當此

予以為不然于柏舟篇已略論之今閱孔

氏曰按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

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

守德流于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

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切磋琢磨皆所以治器屬虛狀武公用功

于學也荀子曰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

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其言可證不涉自修上二章文變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實指武公之服飾而言三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文仍首章亦屬虛狀金錫現成物圭璧已成物言其德也其首章瑟僖赫咺皆美其儀容而贊之與上切磋琢磨不涉二章重述一遍三章文變寬綽二句亦言其儀容善謹二句又言其言語此詩三章之章法也

章一綠竹爾雅謂綠為王芻竹為篇蓄是使

為綠色之竹二章不當又云青青矣切磋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不必分而爾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解又全引大學之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為道學琢磨為自修瑟僖為恂慄赫咺為威儀此古文斷章取義全不可據豈有切磋琢磨四字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僖赫咺

言解詩 卷四
別爲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
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爲解詩
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三章錫卽銀古人
銀錫不分稱銀亦曰錫禹貢惟金三品爲
黃白赤三色史平準書黃金爲上白金爲
中赤金爲下卽三品之義黃金金也白金
銀也赤金銅也金本爲金銀銅錫鐵鉛之
總名其鐵鉛以賤故不列三品之內而錫
卽屬于銀統名白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
皆曰金錫金卽銅錫卽銀故曰金幾分錫

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臬氏爲量煎金
錫聲中黃鐘之宮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攙
和作斧斤戟刃而量安能聲中宮乎自爾
雅曰黃金謂之灑白金謂之銀錫謂之鈿
始分銀錫之名而單以銀爲白金此周末
秦人之論也然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猶皆
稱銀錫又言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其稱
皆近古說文則釋錫曰銀鉛之間蓋亦疑
之而無可爲辭故如是云耳今世錫與鉛
近與銀則絕遠豈銀鉛之間哉此子昔時
庸言錄中

詩經通論 卷四 淇奥三章章九句
語今錄于此又聞何玄子于此詩論錫亦見及之益信其有固然然予論有異何處不全寬綽書無逸曰不寬綽厥心則古蓋以寬綽為善字後世鮮用矣猗倚也倚車之時而覺其寬綽又不言其言語若何而但言善戲謔皆一往摹神古人體察之妙如此其心坎非後世人所易測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韻本
賦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韻本○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

韻本

此詩人贊賢者隱居自矢不求世用之詩小序謂刺莊公無謂集傳不從是章一考成也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槃疑是架木為屋之名或以其依山水盤結故名之與毛傳訓考槃為成樂未允陳氏以考為扣以槃為器名不可從使為擊器則不當云在澗在谷且云在陸矣在澗云云者正謂或依澗谷或于平原架屋以處之意耳又下句接以之寬

言系之書 卷四
之適之軸亦貼居處言使為擊器義亦不
蒙碩人指隱者寬謂屋宇寬廣也集傳解
碩人之寬謂碩大寬廣刪去人字可駭永
矢弗諼謂自誓弗忘習隱初志集傳謂不
忘此樂亦非○章二適朱鬱儀謂與輅通甚
牽強楊用修引說文草也諺云心安茅屋
穩也亦鑿李氏曰適與窩同因阿而言窩
見其為斂藏之處也此近是○章三軸集傳
謂盤桓不行乃反說軸正是行物也嚴氏
謂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以後世畫軸為

言益非軸車軸也軸以運車取義盤旋于
其中也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集傳
謂不以此樂告人皆非集傳本于歐陽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本韻賦○手
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
蛾眉韻本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
說于農郊四牡有駟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韻本○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言糸通言 卷四
施有珠。機。備。之。妙。鼠有。珠。機。備。之。妙。滅有。珠。機。備。之。妙。鱸有。珠。機。備。之。妙。發有。珠。機。備。之。妙。葭有。珠。機。備。之。妙。揭有。珠。機。備。之。妙。揭有。珠。機。備。之。妙。庶有。珠。機。備。之。妙。姜有。珠。機。備。之。妙。擘有。珠。機。備。之。妙。擘有。珠。機。備。之。妙。庶有。珠。機。備。之。妙。
士有揭韻本

小序謂閔莊姜詩中無閔意此徒以莊姜後事論耳安知莊姜初嫁時何嘗不盛何嘗不美又安知莊公何嘗不相得而謂之閔乎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亦但謂碩人之詩為莊姜咏其云無子亦据後事為說不可執泥小序蓋執泥左傳耳大序謂終以無子尤襲傳顯然

偽傳曰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孫文融亦曰此當是莊姜初至衛時國人美之而作者所見皆與予合

章一衣錦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褻衣褻或作頰或作綱或作景皆同乃禪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卽此也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禪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褻則為塗間辟塵也又不同。章三大夫夙退二

句正美君夫人新昏相得代為摹擬之辭
 最為妙筆乃曲解以為諷豈可通乎○四章
 此體是賦末章又似與比而賦以河水等
 與比庶姜庶士也或皆作喻意解謬孳孳
 旁出之意毛傳謂盛飾非庶姜媵女庶士
 媵臣媵女不必定是親姪娣亦有他國來
 媵者其本國大夫之女亦媵也漢人說禮
 必謂夫人之親姪娣此迂論也即以衛莊
 姜言之可證者二一莊公又娶戴嬀生子
 則非莊姜之同姓也一此詩云邢侯之嬀

譚公維私則莊姜之姊妹亦嫁于他國而
 不來媵也

解此詩者皆狃于序說必于每章之下補
 閔莊姜而答莊公不見答之意徒費紛紛
 幹旋絕不切合而末章結束處尤相霄壤
 不知何苦為此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止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
 無怒秋以為期本韻也○乘彼坳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十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
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為二說字也賦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賦也比而○三歲為
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本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韻本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韻本

章一此氓必責其愆期故曰非我愆期也子
 無良媒來請期耳既無良媒請期願子無
 怒秋以為期可也古之嫁娶皆在秋冬○
 二章以桑未落及落比已色之盛衰不可
 指時言若指時則賦比既不清且桑未落
 及落只在數月間下言三歲說不去矣○
 四章老使我怨老字即承偕老字來言汝曾

言及爾偕老今偕老之說徒使我怨而已
詩人之詞多是如此集傳泥之謂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夫方總角之晏以及三歲為
婦豈便老耶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韻本
賦也 ○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下同 ○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本韻 ○ 集傳誤 ○ 淇水在右泉源
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韻本 ○ 淇水在右泉源
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韻本

小序謂衛女思歸是大序增以不見答臆
說也何立子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
作按泉水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又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篇亦皆有之夫兩
人之作或前或後用其語可也必無一人
之作而兩篇重複者餘詳泉水此或許穆
夫人之媵亦衛女而思歸和其嫡夫人之
作如此則用其語乃可耳故愚于兩篇重
句益知主許穆夫人之作之說為非而信
其媵之作者之或是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韻本

容兮遂兮垂帶悸韻本兮興而此○芄蘭之葉

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韻本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

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蓋本傳而意

逆之耳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一章支枝同芄蘭枝葉細弱故以興比童子

觿成人佩以解結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

後以玉爲之今世有傳者大小不等其身

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爲之蓋

循禮記註之誤容遂及悸義皆未詳不敢

強解○二章鞶毛傳謂玦按士喪禮纁極二

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異名

上古必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後亦用玉今

世有傳者俗名指機決又非所佩之玦也

鄭氏謂沓所以彊沓手指蓋彷彿儀禮爲

說然實無沓名也集傳謂象骨爲之亦非

又旣曰鞶決也復引鄭氏曰沓也發明殊

混甲毛傳訓狎近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奇語誰謂宋遠跋予望韻本之

賦也○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

崇朝韻本

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嚴氏

以其言河廣則是在衛未渡河之先時宋

襄公方為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是矣

章一杭航通方舟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

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後峽中

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峽

也餘餘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餘航隋

因餘杭舊名置杭州乃航航本字也一蘆

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為奇語或謂河方水

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

呆哉不特固哉矣○二章刀舠通亦作刁舠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揭兮邦之桀韻本兮伯也執父為王前驅

賦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為容賦本韻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賦本韻也。○焉得諛草言樹之

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賦本韻也。

小序謂刺時混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五年經也此說是

何也據詩王字也不然衛人何以為王前

驅乎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鄭在王國之

東

章蓬姪炳曰集傳云蓬華如柳絮聚而飛

如亂髮按蓬草叢生風飛散亂故以髮似

之今言蓬華聚而飛甚迂章三首疾頭痛

也猶言疾首章四毛傳曰諛草令人忘憂

此語鶻突不可解孔氏曰諛訓為忘非草

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

不謂諛為草名故釋訓云諛忘也按孔氏

是矣然毛傳之失未詳順其增憂字亦非

也考槃永矢弗諛洪奧終不可諛皆訓忘

詩中本謂欲暫忘思伯之心而不可得故

思焉得能忘之草而植之北堂乎其憂字

毛傳添出不必定謂是忘憂也尤可異者

言系通言 卷四
說文誤以諼與蕙蕙即同音遂以諼爲草名
因以爲忘憂草則不止于毛氏于忘下增
憂字之失而直犯孔氏不謂諼爲草名之
戒矣無論諼之非萱今即以萱言之一卉
耳何以能令人忘憂即詢之三尺童子而
亦不信者此傳訛之絕可笑者也况萱草
是處有之詩何爲言焉得焉得者以其必
不可得也惟其必不可得故下仍接之曰
願言思伯云云則非實語明矣說文又見
諼字終不似草又作諼然實無此字也集

傳曰諼草合歡按合歡木也又名合椿故
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忘
憂之說本于昔人傳訛若其以合歡與萱
草對一草一木正不誤自鄭漁仲又誤謂
萱草一名合歡朱遂仍鄭之誤也又曰食
之令人忘憂增食之字尤怪誕不知亦曾
食之有驗否因歎以諼爲草誤也又因而
誤以諼草爲萱又因而誤以萱爲忘憂草
又因而誤以爲食之令人忘憂古今以來
以誤及誤其稠疊如此若其以爲合歡木

則又旁出之誤也集傳既云食之令人忘
憂然則萱草易得取而食之可也則于下
文接不去于是曰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
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痠而
不辭耳嗟乎遁辭知其所窮孟子豈欺我
哉是又以誤而及于詩也背堂背也堂面
向南背向北故背為北堂解者亦從未分
析及此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韻本

○興也
下同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
子無帶韻本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韻本

此詩是婦人以夫從役于外而憂其無衣
之作自小序以刺時解悉不可用
章綏綏毛傳曰匹行貌按綏訓安綏綏兩
相安意其說是集傳曰獨行求匹之貌與
毛傳正相反不知從何取義可怪甚矣之
子指人集傳以為指狐更可笑且云在梁
則可以裳矣又不可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韻本匪報也韻本永以為好

好韻本也韻本○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韻本

匪報也韻本永以為好也韻本○投我以木李報之

以瓊玖韻本匪報也韻本永以為好也韻本

小序謂美齊桓公大序謂齊桓救而封之

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按此說不合者有四衛被狄難本未

嘗滅而桓公亦不過為之城楚並及贈以

車馬器服而已乃以為美桓公之救而封

之一也以是為衛君作與衛文乘齊五子

之亂而伐其喪實為背德則必不作此詩

以為衛人作與衛人民也何以力能報齊

乎二也既曰桓公救而封之則為再造之

恩乃僅以果實喻其所投之甚微豈可謂

之美桓公乎三也衛人始終毫末未報齊

而遽自擬以重寶為報徒以空言妄自矜

詡又不應若是喪心四也或知其不通以

為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益迂

且詩中皆綢繆和好之音絕無諷背德意

集傳反之謂男女相贈答之辭然以爲朋
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
瓜種甚多古今同然故此特呼木瓜以別
之木桃李乃因木瓜而順呼之詩中如
此類甚多不可泥其實桃李生于木亦可
謂之木桃李也從來人鮮知此意徐氏
謂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言木以別漫引
後世小說異名以證詩詩人之意果如是
乎姚寬謂以木爲桃李益可笑

雙流劉咸忻校

